



窮鄉僻壤育英才

上篇

開車搭船一小時到校 老師為教育 爬山涉水

報導/攝影 克里斯

小女孩Sherly第二週到學校上課時，仍是哭着要媽媽陪伴，不讓媽媽離開。老師試着哄她，好讓她的母親可以悄悄離開她的視線。這時候，小女孩哭得更是淒涼，彷彿就快世界末日，再也看不到媽媽了。江邊快艇的隆隆聲劃破寂靜的河面，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分散了小女孩的注意力，一時之間，她似乎忘了哭泣，但回過神來，她又繼續抽泣着。

老師們把早上搭船時穿着的運動褲換下，穿上過膝裙子，在砂州聯華小學僅有的6間教室裡教書。該校只有23名學生，土著佔多數。雖然該校已實行5天制，但在偏僻且僅有水路才能抵達的學校執教，總是叫人特別忙碌。外省的老師單單是每天需在學校與住家之間往返，就已是一大挑戰。每天的來回行程約需耗費3小時，除了風雨無阻，還得上山下水。

雨季時江水氾濫，常導致通往學校的路段發生水災，使得住在外省的教師無法到校，學生也因此無法上課。為免耽誤學生的課業進度，老師再苦再難，也總是設法涉水到校。到了淹水的路段，老師們只得脫下中跟鞋，把裙角捲上，任由江水淹至腰間，亦步亦趨的涉水而過。即使辛勤若此，他們的付出仍未能換得教育部的重視與合理的津貼。

我从梦中苏醒过来，清晨5点，四周都很宁静。走到厅堂，灯已被捻亮，家里的小孩准备上学。我昏昏沉沉地在洗手间梳洗时，电话响了起来，到了5点半，在联华小学执教的老师蔡燕翎到住处附近接我。天还未亮，我拿着相机、笔记本和背包上车去。沿着拉让江而建的马路四周都是丛林，且被浓浓的雾气弥漫，由于一旁并没有街灯，车主不得不开高灯，以便照亮前方的路。蔡老师顺路接了另外两名同校任教的老师后，两人一登入后座即掉头就睡。在外省教书的老师，每天都要比任何人起得早，因为他们需花费45分钟的车程，才能从诗巫抵达加拿逸(Kanowit)小镇，接着，他们还得搭乘约20分钟的船程，才能抵达坐落在江边的联华小学。

学生须穿救生衣

天刚破晓，我们就到了加拿逸市区，这时，住在这小地方的居民早已起床迎接全新的一天。而咖啡店尤其热闹。一旁是汹涌的江水，气势蓬勃得让人有些吃惊，江上的雾气和来程路上的雾气一样，仍未散开。不一會兒，船夫到來接載老師到學校，而住在河流上游的當地居民也大多开着小船代步。

交錯以伊班語華語教學

在联华小学执教华文科目的老师江莉香说，在华小教育土著学生可说是一项相当具挑战性的工作，而担任华文老师的她，更是必须尽可能以标准的华语和学生沟通。然而，起初只谙伊班语的学生常常听得一头雾水，并不会呆呆望着课堂前的老师不知所措。“这些学生在家里都说伊班语，每天只在学校接触华语短短数小时，这是不够的。”她说，由于她会讲伊班语，她只好交错使用伊班语和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以便学生能更快学会华语。

懷孕老師搭船不舒服

今年一月份开学的时候，蔡燕翎成了联华小学的临时校长。除了需身兼教师的工作，她还须代替校长处理学校管理层的事务，并和教育官员开会沟通，让她忙得不可开交。不过，已有两个孩子的蔡老师说，最辛苦的还是，她在怀孕期间还得“爬山涉水”到学校授课。“当我开车45分钟到加拿逸后，还得搭乘船只能到达学校，而摇摇晃晃的小船常让原本就已经不适的我感到更加的不舒服。”她说，怀孕第7个月，她只能硬着头皮硬撑下去，因

同在联华小学执教的老师江莉香住在加拿逸，她和蔡老师等人在码头会合后，才与大家一起乘船到学校。她在校任教9年，是联华小学资历最深的老师之一。

“我在中六毕业后，先当了5年的临教，后来才成为正式老师。”

扎起马尾的江老师，上半身穿的是黑底白点的上衣，而下半身则是利落轻便的运动装，让人误以为她是体育老师。其实，她并非体育老师，而她穿着运动裤只是为了方便上下船，当我粗略看了其他女老师一眼后发现，她们几乎都作同样装扮。

联华小学坐落于加拿逸上游一个相当荒凉的位置，而它是由两间面江的陈旧木屋组成，后院是一整片森林，有一道小山路直通小镇，路况甚差，据悉，该条小路不是土崩，就是坑洞遍布，令人寸步难行。

学校的学生多是江边村子的小孩，每天早晨，家长都按时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有个规定，即孩子必须身穿教育部给予的救生衣。于是，橙色的救生衣成了课堂里的奇特风景。

面江的学校安静得很，加上23名学生都相当听话，几乎都不曾在学校捣蛋，所以，该校显得特别“平静”。



虽说这是一所华小，但是其学生却多是土著。

为当局只允许教师在临产前两个月，才可以申请暂时调到离住处较为靠近的学校执教。

“在偏远学校执教的老师，压力本来就比较较大。”为了生计，为着自身的责任感，再多的苦难，他们也都得坚持下去。

教书的空档，蔡老师就在办公室忙着处理文件，偶尔到课堂外巡逻，并从窗口玻璃片之间巡视课室内的情况。

初见蔡老师时，只觉得她为人亲和友善，一副重重的眼镜更是为她增添了几分柔弱感。然而，她一踏入学校，马上变得“杀气腾腾”，或许是为了给学生“下马威”的缘故。

盼當局付老師津貼

从诗巫远赴联华小学任教的老师梁萍萍说，她当临教多年后，才成为正式的老师。

对于目前内陆的教学情况，她叹息说，原本的内陆学校“Sekolah Pedalaman P1”的津贴，在一年前被取消了。

繁重的汽油费是对老师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她希望政府可以给这群灵魂工程师一个公平的待遇。

“其实，学校有一间小小的教室宿舍，但没有一个老师敢住在那里。在这里执教的第一年，我和两名外州老师就是住在宿舍里，每逢周末才回家。但宿舍旁边就是荒芜的森林，前面则是汹涌的江水，环境之偏僻，令人感到害怕。”

学校旁边的两间木屋中，其中一间已被废弃，另一间木屋则住着一对年迈的夫妇，而学校附近既没有商店也没有食堂，且手机线路奇差。

住在学校宿舍里，就有如在荒野求生，基于安全问题，在校老师最终都不敢再入住宿舍。即使学校的男会计员，也是在入住宿舍短短两个月后就拒绝再住。

一般上，该校老师都是一起搭乘同一艘船只到校或返家，只有补习班的老师因着必须留下执教而被迫自行搭船，而独自搭船的经费高得吓人，在毫无津贴的情况下，这些补习班的老师只得咬牙自掏腰包付费。

老師帶學生回家補習

老师梁萍萍说，若有学生需要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习，她就要求家长和校方允许她于周末把有关学生带回她位于诗巫的住处，让她可以细心教导。

“不过，学生的交通费和伙食费等，都得由我自行解决。”

此外，她说，她对学校的设施感到万分失望。

“教室到厕所之间的走廊没有遮盖，每逢下雨天，学生就会被淋雨或撑伞才能上厕所。我们曾向学校高层提过此事，但所提出的要求最终都像石沉大海般毫无回应。”

她感慨地说，她也对自己数次因水灾而涉水到校的经历难以忘怀。

在雨季期间，老师们都需要先观察江边的水位才能决定到校的方法，倘若江面上涨得厉害，轿车就必须绕道而行，若连绕道也无法解决，那么，老师们只得冒着被蛇类或四脚蛇攻击的风险，涉水到校授课。

家長天天駕船接孩子

在大城市里，每逢学校放学时段，总会看到许多家长驾车到校门接送孩子，但在地处偏僻的联华小学，每到放学时段，只会看到戴着草帽的家长开着船只到码头前接孩子回家的一幕，这是因为学校门前即是波涛汹涌的江水的缘故。

每天中午12时30分，穿着救生衣的学生们就会排队在课室外头等待放学铃声响起，而老师们则在收拾书本及文件后，把身上的裙子换成运动裤，走到码头等待船夫的到来，然后再搭船返回加拿逸市区，并开车回家。

虽然老师们每天都需为了到校授课而吃尽苦头，但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靥，鲜少在人前愁眉苦脸，虽然他们吞下所有苦头，有苦自知，但他们仍希望当局可以正视他们的需求，并给他们更多的关怀和体谅，让他们的付出获得应得及合理的回馈。



1.上船前，老师们先换上运动裤，好方便上下码头。2.老师江莉香是加拿逸人，她在联华小学任教已有9年，是该校资历最深的老师之一。3.老师蔡燕翎每天凌晨5点半就得开车出发，大约1小时15分钟的路程让她疲惫不已。4.小六考试来临前，梁萍萍老师逢周末即把学生接回家补习。5.学生穿着救生衣等放学的一幕在城镇非常难见。

明日看過來

手指刺青的女校长，默默为机场国小付出青春；来自西马霹州的男教师，积极热心的为教育学生付出体力和心力，甚至因此与妻子分隔东西马两地也不以为忤……就因为们，偏远地区的学子才得以与社会接轨。